

散文·美景履痕

秋声有觅处

□吴继红

午间休息，刚闭上眼，墙角便传来了一阵清幽的叫声，那声音有长有短、有低吟也有浅唱，先是短促的几声“嚯、嚯、嚯”，随后是悠长的“吱—吱—”，宛若是谁触动了小提琴的琴弦。

秋声在蟋蟀的歌声里。蟋蟀鸣声悦耳，有“田园歌星”之称。不记得是哪一夜，哪一刻，窗下的蟋蟀，陡然就开始叫了。不由得一惊，好像这叫声还是去年那只发出的，依然是那么熟悉的声调。似乎只是一阵轻轻夜风吹过，此时的秋野，就是一片秋虫们的天下了。

秋声在飘黄的落叶里。南宋诗人刘翰《立秋》里说：“乳鸦啼散玉屏空，一枕新凉一扇风。睡起秋声无觅处，满阶梧桐月明中。”一叶知秋，一片叶子见全局，一丝凉风知秋至。立了秋，梧桐树开始落叶，风悄悄在叶子上写下秋的诗歌，就那么不紧不慢、一片一片地落着，诠释着季节从热烈到温和、从喧嚣到恬淡的过程。宋朝立秋时，宫里有一个习俗：将种植在盆内的梧桐树搬入大殿，时辰一到，太史官便高声启奏：“秋来了”，梧桐应声落叶，正所谓一叶落而知天下秋。树上的秋声带着韵律，有起伏，有高潮。当一棵树的叶子搅动空气时，其他树的叶子也就跟着搅动了。秋风过莽原，人静秋色晚。树上的秋声，一天天开始变老。明亮的秋阳下，路边小径上，落成了蓬松的彩毯。“风摇愁玉坠，枝动惜珠干”，在一动一

随笔·轻风物语

□安小悠

在秋天，于五一路南段邂逅一排栾树，在树下逗留片刻，坐看黄花纷落，细嗅微香芳尘，无论晨昏，都有一种别样的诗情和美感。尤其在微雨之后，鹅黄色的花瓣在树下铺了厚厚一层，行走其上，有踏雪之妙境，植物不说话，却可慰人心。清风凉而不寒，香而不腻，真想就这样一直下去，直到路的尽头，岁月的尽头，人生的尽头。

栾树历史悠久，《山海经》已有记载：“大荒之中，有云雨之山，有木名曰栾，禹攻云雨，有赤石焉生栾。”栾树又名灯笼树、摇钱树、黄金树等。古代重视礼乐，凡事都以“礼”行事，尤重丧葬。班固《白虎通德论》载：“天子坟高三仞，树以松；诸侯半之，树以柏；大夫八尺，树以栾；士四尺，树以槐；庶人无坟，树以杨柳。”故栾树又名大夫树。春天，它英气勃发，叶片嫩红可爱；夏季，它黄花满树，衬着青碧之叶；秋天，它黄花摇落，犹如雪落纷飞，全身缀满灯笼型的蒴果，随风飘摇，间闻铃声清脆。

如此佳木，到了秋天，茁壮的树干撑起盛盈的树冠，羽状复叶间开着米粒大小的花朵，金灿灿好似初秋的阳光，仍灿烂明艳，却又褪去了夏日的烧灼。栾花香气清雅，行于市区繁华街道而不失

静间，隐约听见白露摇摇欲坠的声音。秋声在淅淅沥沥的秋雨里。秋雨淅沥，雨脚不绝，雨击玻璃，叮咚有声。独倚窗前，看靡靡的斜雨在一片空中划出一道道亮线，阴霾的天空中，秋风搬着云朵。天空越来越重，云朵越来越低。然后，“噗”的一声，一滴雨，冰凉凉地敲打在窗台上，风起了，挟裹着雨，噼噼啪啪，一阵冷意从心底扫过。雨落下来了，房檐水下来了，在檐窝儿滴成了水潭。檐窝儿满了，檐水在水面上敲出一盏盏水泡儿，亮晶晶的，又一盏盏炸灭。秋雨被秋风裹搅着，凌乱地飘落，院墙根儿、木头做的老门槛很快就湿了。调皮的孩子瞄着窗外一片水雾天，趁大人不注意溜进雨里，在水洼里把自己弄成一只小泥猴；大人们立在门口，立在窗前，望着漫天的雨丝陷入无尽的回忆中……秋雨，就这么下在心里，下在了童年。

秋声在寒蝉的悲鸣里。秋天来，寒蝉鸣。寒蝉，《尔雅》曰寒蜩，小而青紫者；马氏曰物生于暑者，其声变之矣。蝉们秋凉后发声困难，知生命将尽变声凄切。碧树未摇落，寒蝉已悲鸣。柳永有词云：“寒蝉凄切，对长亭晚，骤雨初歇。都门帐饮无绪，留恋处，兰舟催发。执手相看泪眼，竟无语凝噎。”多情自古伤别离，更哪堪清秋时节。秋后的蝉叫得是那样凄凉急促，面对着长亭，正依依不舍，船上的人已催着出发。握着手互相瞧着，满眼泪花，直到最后也无言相对，千言万语都噎在

喉间说不出来。人世间，试问还有什么比此情此景更加哀婉动人？

秋声在萤火虫的光影里。贾岛的“一点新萤报秋信”读来脍炙人口，暑气未尽而千百种虫已经感应到清气，在最后的夏夜“飞光千点”，发出鼎沸虫声。杜甫见到萤火虫，感到秋来挥笔写下：“巫山秋夜萤火飞，帘疏巧入坐人衣。忽惊屋里琴书冷，复乱檐边星宿稀。”秋天是萤火虫成虫最多的时期，古人认为，秋天是随萤火虫的出现而开始的。寒气将至未至的初秋，在萤火虫的飞舞中，一年中最富诗意的时刻就此来临了。

秋声，在村庄恬淡安详的夜色里。半夜，暑意丝丝缕缕散去，前半夜谁家孩子在呜呜啼哭着不肯入睡。露水起来了，月亮升到了头顶，孩子的哭声终于在秋虫声中渐渐弱下去，几近于无，村庄重新归于沉寂，偶尔传来几声辽远的狗吠。田野里，场院里，秋虫们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演奏。

“世间都是无情物，只有秋声最好听”。秋声清丽、旷远、自然。天籁一般的秋声，是物候的鸣唱，也是季节的交响。饱将两耳听秋声，秋声一起，清露就下来了。今夜，耳边有秋虫鸣唱，脸边有丝丝夜风。秋虫把秋夜的月亮叫得很高，秋虫把回家的路叫得很长。秋声中，那远去的田垄、老屋、童年，此刻都恍若一个不太真实的梦。那些明月映照的夜晚，应和着秋虫在空荡荡的场院里树荫下欢叫的，在河坡里迎面走来的，恍惚正是你，和你的那些伙伴……

枝头萧瑟陨落。一树花开绚烂，最后修行成几粒黑亮的种子，所有人世福报和日月精华都凝进了这小小的栾果之中，故栾果常被制成佛珠，成为僧人随身佩戴的祥瑞，在沈括的《梦溪笔谈》、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以及徐珂的《清稗类钞》以及各种佛经中均有记载。

前几日，路过澧河看到成片的栾树，草木近河总是能生得格外好，我在桥上俯瞰，一片青碧，一片鹅黄，一片绯红，一片素白，这是成片的，给人层林尽染的意境，青碧是叶，鹅黄是花，绯红和素白是果，一棵树，有花有叶有果，也只有栾树才能如此任性为之。有些却是成条的，这青黄红白之间，又因色调程度不同，给人彩虹渲染的情境。花瓣随风飘散在水面，在秋河中漂泊，有一种岁月的静好和唯美，也有一种青春的迷惘和伤感。

这秋天的栾树是美的，虽不能摄人心魄动人灵魂，但那种美却是柔和的，如青春岁月的不施粉黛，却纯美至极，有着一音的大气。我对乐器研究不精，但亦知乐器中罄、缶、鼓、筑皆一音。栾树是深秋大地上的一音，恒久地从春响到秋，甚至在落雪之际，那树梢枝头残存的小蒴果，也与雪落之声相和，颤动出人世间最美的弦音。

秋日书简(组诗)

□李 季

1

雪儿，如晤
我这里的桂花已然落尽
你那里的还未开放
不知相思的火焰到达时
热度是否冷却到刚刚好

秋天是落叶的舞池
叶落翩然，仿佛每一个
寂寥的日子

秋风渐冷，很多花草
已抱紧了自己的身子
我信赖那些会逆向生长的树
信赖它们能回到一粒种子
我信赖那些懂得溯流的河
信赖它们能回到源头
回到一滴雨水里
我信赖回忆
只要愿意，我们
就总能回到故事开始的地方

2

雪儿，如晤
原谅天亮得早
原谅很多梦，都来不及做完
原谅我就要老了
原谅很多故事，将没有结尾

秋风走过时，携带着
人间的苦难和欢愉
流水摇晃灯光，却带不走灯火
而这干冽的风，似乎要带走
我身体里全部的水
和盐
最后，能留下的
只有一颗心

我的心，是秋天的
最后的果实
苦比甜多
如果不嫌弃
请你拿去罢

3

雪儿，如晤
菊花开放，是用来饮酒的
你在远方，是用来思念的

我想去的地方
有花，有草，有河流，有阳光
有你
若能四目相对
可以无花，无草，无河流，无阳光

你在远方，是用来思念的
思念在心里，是用来酿酒的

秋已深，鸟鸣是凉的日子
流逝，我还在等
等你伸过手来

假如我在梦里走远
你若唤我
我必将转身
应你
所有的期许

秋天的栾树

简约清扬。栾花是大野之花，浮在碧叶之上，开在天光地气之中，若折些花枝插瓶，便横竖看着别扭。栾花之美在月光下，花似桂，却又多了桂的活泼。清代诗人黄肇敏游黄山，初见栾树即倾心，遂赋诗曰：“枝头色艳嫩于霞，树不知名槐亦加。攀折谛观疑断释，始知非花亦非花。”把栾树之美写到极致。

栾花盛开，随性肆意，绝不像玉兰、木棉这样盛大的花开，一定经季节精心筹备过。栾花从初夏开出了第一朵花开始，或者比初夏更早，也只是开了个漫不经心，或许是春夏太多花草争妍的缘故。它实在不想卷入这场草木间的纷争，也不屑于此。不成想，从春到秋，开着开着，它好像忽然明白了自己在季节的位置，它是草木界的花开，理应为大地织出一片锦绣山河。于是，栾树所植之处，到了秋天流泻的全是人间的金色年华。

蒋勋在《此时众生》中也写过栾树：“普通植物大多是花儿极尽娇艳诱惑之能事，果实则像怀孕了的妇人般安静满足，仿佛所有的激情骚动都平静了下来，然而栾树这植物却相反，它的花儿是害羞谦逊的，果实却红艳一片，如花炽热，它所有的力量和美，貌似都在彰显着孕育的喜悦。”栾果由三片果皮包裹着，挂满树冠，色彩艳丽炫目，到了秋末，这种灯笼果会逐渐发黑，直至

